

## 兩種選拔人才方法的比較

海 濤

在美國的某些「民主人士」，最時髦的是責備中華民國不民主。這是不太公平的。因為美國現行的這一套民主辦法，雖不完善，甚至可以說是缺點漏洞很多，但畢竟是在近於二百年的實踐經驗中逐漸改進得來的。加以其祖先在歐洲的民主背景，總有了七百多年的歷史。現在要將這些標準來衡量民主學步才二十多年的中華民國，難怪要有許多不滿意了。好在現在方向已對，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中華民國的民主，總有更進步的一天。

但另外還有一處不公平的地方，就是這些人士責備中華民國甚嚴，但却無意的，甚至有心，不肯用同樣標準去衡量中國大陸。所以今天為公平起見，打算將美國的辦法與中國大陸的辦法，來比較一下。自然在衡量時，我們必須記得兩者文化背景之不同，以免過份苛責中國大陸，或過份苛責美國。

今天想比較的，是選拔人才的方法。我們知道任何制度都有其源遠流長的文化背景。選拔人才的方法，自然也是如此。

### (甲) 美國制度

美國得天獨厚。先是一群逃避宗教逼迫的清教徒移入此邦。在這一大片北溫帶的廣大平原上，那時只有稀稀的一些紅印第安人，主要的生活方式仍是漁獵。文化教育都比較落後，於是這些歐洲移民，一旦立足以後，就逐漸擴大起他們的殖民地來。以後隨着歐洲各國的經濟恐慌，政治動亂

，一批一批逃天災人禍的移民，不斷的進入北美。印第安人既無力抵禦，在白人巧取豪奪之下，於是從大西洋到太平洋，一區一區的成了美國領土。當時任何生活困難的人，進入美洲。只要年青力壯，肯吃苦，肯勞動，背上一支槍，一把斧頭，進入叢林，憑着自己的兩隻手，就可以開天闢地，成家立業。這裡面的辛酸殘忍，不在話下。但成功的榜樣俱在，於是一波又一波的年青人，從歐洲移入美國，又從海岸移入內地，被飢寒，疾病，仇殺吞掉的人，不計其數。這有無盡的墓碑與暴露的屍骨為證。但美麗的田園，也在血汗中不斷的從大西洋，太平洋兩岸向中間延展。待到一八九〇年兩路會師，才宣告「邊疆已盡」。但這時，美國又進入了另一時期。在內戰以後已開始的工業化，這時已飛躍猛進，於是一波又一波的新移民被吸入工商業。只要肯吃苦，肯勞動，憑着兩隻手，一付腦子，進入都市，就可以謀生。這裡面的辛酸殘忍，也不在話下。只管被飢寒，疾病，競爭所吞掉的人，不計其數，（這有廿世紀前期各種公私記錄，包括小說為證。）但鋼鐵大王，煤油大王，汽車大王，鐵路大王，相繼而生。任何年青人都可以作白手成家，積資百萬的夢。所以美國傳統，認為只要給予自由，人才自會選拔自己。他們社會中最看得起的，是自己創業的人。（self-made man）除了波士頓以及新英格蘭一帶對於「五月花」移民後裔，仍不免另眼相看以外，就全國來說，大抵都非常現實，一句話將人看盡：「他值多少錢？」（"How much is he worth?"）這句話，在美國住久了的人都熟稔稔，但國內的人也許不太懂。大致說來，這句話的意

思，正如當年史大林說的名言：「他有幾師兵？」一樣。意思是：「沒有實力，就沒有說話資格。」不過這裡的實力單位，不是「師」，而是金元。

現代的中國知識份子，進入美國，正如過去所有的移民一樣，都是些逃難的窮光蛋。被人當頭一悶棍：「你值多少錢？」打得不知所措。一些愛面子的士大夫，覺得這是莫大的侮辱，於是痛罵金元王國勢利，庸俗，只知道錢。但自己一肚子的清高，學問，仁，義，道德，却又三言兩語（尤其要捲起舌頭說洋文）說不清楚。此中的辛酸痛苦，也不在話下。

可是，中國人是最堅韌的，也是在任何環境下都能奮鬥求存的。不久就發現這句：「你值多少錢？」是美國開國以來激勵人上進的傳家寶，並不是專為侮辱「掃地出門」的中國知識份子而創的，所以與其回答：「老子在青島住的洋房比你的還漂亮，」不如說：「我一個錢也沒有，可是我有一雙手，一付腦子，給我個機會，我做給你看。」近三十年來中國人在美國的一些成就與社會地位，就是這樣做出來的。

只管大家又在抱怨到了某一地位，中國人就常常「升不上去了。」但平心而論，就現實情況說，美國人的種族偏見，在全世界各國中，還是比較輕微的。（黑人問題，後當專論。）就以學術教育界來說，在美國當正教授，系主任，院長的計其數。請讀者到英國，德國，法國，日本，澳大利亞，瑞士，瑞典任何一個大小國家去調查一下，看中國人有幾個升到正教授的，就可見一斑了。

據我自己觀察，中國人在此「升不上去」的，不少是因為各人文化社會背景的限制，使他在公開競爭中競爭不過別人。反之，如果真有辦法的，如王安，貝聿銘等，一樣在自作主人，積資千萬。但這絕對不是說美國社會沒有種族偏見。如果一個中國人與一個白人能力相等的話，百分之百他們一定用白人。西諺所謂：「血濃於水，」其實「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種親疏之別，不也就是孔、孟的道理嗎，不必去苛責美國。總之，中國人之能生存，多半是因為比別人更勤勞，更能幹。「我的朋友」P. T. 兄說過一句名言「他們要有我十分之三的本事，就沒有我吃飯的地方了。」要想中國人在此絕對平等，樂觀點的估計，至少還得再等一代半。

言歸正傳，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美國選擇人才似乎是一種現實淘汰制。但這話並不是全貌。因為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無情淘汰，雖有增加效率的好處，但不近人情，如無限制發展下去，必將招來大禍。到了二十世紀初年，因為禍象已現，不能不改弦更張；一方面有工會的組織，保護工人的利益，一方面有各種反托辣斯法，勞工法，社會福利，保險制度，退休制度，累進稅制等等方法來校正並預防資本主義的流弊。所以在現制之下，一方面容許你充份發揮自己的長處，以爭取自己在社會、經濟上的地位；但另一方面也不容許大魚將一切小魚吃盡。一個人在強中更有強中手的競爭中敗下陣來，也還有和平共存的餘地。這樣就避免了革命的必要了。

在這兩頭擠的情形下，美國乃演變出了一種「立己立人，」或「利己利人」的選才制度。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如果一個人要出頭，他先得用努力的事實來證明他不但能養活他自己，而且能養活得很好。但這仍只是自了漢而已；所以第二步得用努力的事實來證明他不但能養活自己，還能養活別人，而且也養活得很好。利己利人的程度愈深，愈廣，擁護他的人就愈多。而且由於秘密投票的關係，這種擁護不能用槍桿去逼出來，而必須每一個人心甘情願的去投一票。這其間運用之際自然仍非理想。狡者，點者仍有上下其手的餘地。但大致說來，只要每一個人人都警覺的維護自己的真正利益，比較起來，在現有各種制度中還是差強人意的選才制度。

### (乙) 中共的方法

現在再來分析中共選拔人才的辦法。

這也有其歷史文化的淵源。

只管毛澤東口口聲聲罵孔家店，罵封建社會，他自己却是中封建社會毒最深的人。直到今日，他仍以爲可以將中國人分爲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兩種。共產黨是統治階級，非共產黨是被統治階級。在共產黨員中，幹部是統治階級，非幹部的普通黨員是被統治階級。在幹部之中，高級幹部是統治階級，下級幹部是被統治階級。在高級幹部之中，「中共中央」（這個名詞的定義也可以寫一篇專文。）是統治階級，非中央是被統治階級。

。在「中共中央」中，常委會是統治階級，非常委會是被統治階級。一圈子一圈子縮小，到了最後，毛澤東是統治階級，其他的都是被統治階級。明明是「君臨天下」的絕對專制，却美其名曰「民主集中制」，曰：「人民民主專政」。這又是中了「名教」之毒，以為起個好聽名字就可以掩蓋天下人耳目了。

在中國大陸上不但有階級存在，而且界限森嚴。不論在任何大小機關，所有的人都仰「領導上」，「組織上」的鼻息。階級所在不容逾越。每次天安門上「亮相」，都要害得美國的中國通左數右數，要在某某人站在毛左第幾位或毛右第幾位上來猜測人事升遷，政潮起伏。說起來雖似可笑，但更可笑的是所得結論，往往距事實不遠。這是從那裡來的？由於毛澤東讀書不多，所以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是從替天行道，梁山泊忠義堂上，宋大哥那裡學來的。可憐的是宋大哥猶能容得下第二把交椅玉麒麟，而在天安門上站第二位的入却似乎都無福消受，一個個都頭暈目眩，從上面倒栽下來。

由於這種森嚴的階級制度，使得中共的選拔人才只能說是「取士」，換句話說，就是統治階級選拔幫手的制度。

過去歷代取士，都有其自定的標準。唐朝以詩取士，於是天下聰明才智之士都去寫詩；明、清以八股取士，於是大家都去學作八股。儒林外史裡的馬二先生說得最痛快：

「到本朝用文章取士，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十三回）。

用現代的名詞代一下，大概可以改作：

「到本朝用學習勞動取士，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背毛語錄，勞動改造，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悔」，那個給你幹部做？」

昔賢以半部論語治天下，今日的風流人物以一本毛語錄治天下，可以說是半斤八兩，淵源有自。昔人以做舉業獵功名，今人以勞動改造全首領。都可以說是其情可憫，而其志可哀。

在某一方面說，以勞動取士可說是一種進步。中國的舊士大夫，妄自尊大，看不起動手的勞動大眾，於是造成手腦分離，科學技術大為落後的危險情況。勞動改造可以說得是對症下藥，強迫大家又將手腦合一起來，不尚空談，而重實踐，這是對的。但大陸上的勞動改造，却另有用心，於是出了問題。

第一、勞動被用來作為消除異己的刑法。在勞改集中營中將人折磨死與謀殺相同。「殺人如草不聞聲」，不但省子彈，而且可榨取其最後的一點勞動力。

第二、勞動被用來作逼人放棄其獨立思考的手段。一入五七幹校，等於無期徒刑，直到一個人能指鹿為馬，無動於衷方止。使水心女士放棄其終身立場而攻擊母愛，即其一例。這等於在精神上殺人，是一種最不人道的刑罰。

第三、因為受改造的早已拿定主意，你要甚麼，我給甚麼，只要保住性命，其他悉聽尊便。這是堅韌的中國人民反抗暴力政權的老辦法。這種勞改固可以大量的榨取人民勞動力，却是最有效，最徹底的製造反共思想與反共份子的辦法。

第四、對於有些經驗豐富的人，五七幹校早已被當作例行公事，如何應付，成竹在胸。到時應對如儀，即可提前畢業。等於泡一次水，洗一次澡。這也是中國文化的某種副產品，如何先意承旨，如何阿諛逢迎，如何吹，如何拍，如何騙。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結果毛共自以為精明，手法與前人不同。但結果依然如所有的專制獨裁一樣，人才遠離，奴才大集。在這種情形下，以勞動取士的結果，並不比詩賦或八股高明太多。尤其因為中共的勞動取士是配合學習了「毛主席思想」而來。所謂「毛主席思想」，本已十分貧乏；今日更淡縮成一本語錄，再簡化到只要熟讀「老三篇」就行。（所謂老三篇是：（一）「愚公移山」，（二）「為人民服務」，（三）「紀念白求恩」三文。）以為天下學問僅止於此。於是人民的四肢愈來愈發達，而大腦却愈來愈縮小。現在且隨便引陳依萱女士所舉的一件事為例：

「兩個月前新華社記者到芝加哥拜訪當地黑人領袖狄門時，……

主人問記者有甚麼治顏術可以永保黑髮時，他們竟會回答：「這是偉大毛主席的功勞。」

這種回答固然使洋人笑掉大牙，但我們却十分了解。因為他們的大腦已經萎縮到了只有「老三篇」的程度了。

有了這種背景分析，再來看今日中共所誇耀的大學入學制度，其選才意義就可以十分明瞭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將全國所有學校停課。這在野蠻國家自然無所謂，但在任何有文化、有教育制度的國家，等於扼殺一代人才。你要說中共野蠻，他們當然不肯承認。但不野蠻怎麼又作出這種野蠻事來呢？這就是因為毛澤東將他個人政權的得失，看得比國家百年大計更重之故。這種昭彰的事實都是毛澤東爲着私利而背叛人民國家利益的鐵證。

吵吵鬧鬧了五六年，學校算是逐漸開門了，教育內容却除了老三篇之外，仍舊飄蕩不定。現在所誇耀的新把戲，是大學選學生的辦法。要入大學，先得在工廠、農場或軍隊二年，經過組織上考核保送，才能進去。至於有無智慧或知識並不與緊，最要者在政治上必須得「紅」。

所謂「紅」者，實質上的意義是無條件的忠於毛澤東個人，表面上却是滿口的「爲人民服務」。所以美國的左傾青年學者進入中國大陸到處聽到的只是這一片「爲人民服務」聲。初聽尚覺新鮮，日久疑心大起。問道：「你們難道一點不爲自己打算嗎？」這在美國人想來是天經地義的一問，但却正問在對方最忌諱的骨節眼上，那裡還有人敢承認？一個個熟記老三篇，衆口一詞的回答道：「是的，爲人民服務」。這些美國年青人不知底細，聽了只好將信將疑的搖頭。其實如果頭腦清楚一點，不妨再追問一句：「這個「人民」包不包括你自己呢？」恐怕十分之九的幹部將要不知所措。因爲如果說包括他自己吧，這不成了自私自利，走資產階級路線了嗎？那還了得？但如果說不包括他自己吧？那「人民」又是誰呢？

其實這些幹部心裡有數，這裡所謂的「人民」就是今日大陸上的統治階級。而其意義是極富伸縮性的。廣義的說，是共產黨；最狹義的說，是毛澤東。至於幹部自己是否「人民」，他也不知道。因爲當他騎在別人頭上時，他是「人民」；當他被別人騎在頭上時，「人民」就沒有他的份了。

。但有一點却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就是絕對不可以大刺刺的以「人民」自居。其次有一點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就是「人民」最後的意義是毛澤東自己。

在這種了解之下，最聰明的辦法是囫圇吞的「爲人民服務」，而不必細究「人民」是誰。

既然「爲人民服務」記錄在案，於是「領導上」當然可以循名責實，要你作甚麼，你就得作甚麼。

說到這裡，不免又有人提出疑問，爲甚麼大陸上那麼多的聰明才智之士都這樣乖呢？原來這裡面又有源遠流長的文化背景。

中國是一個文化古老的國家。在東亞這塊土地上已生活了不知幾萬千年。這塊土地上每一個可以利用的角落，在原有的技術與勞力條件下已發展到了飽和點。中共佔據大陸以前，每一塊可資利用的土地都早已被人佔有。工商業又未發達。毫無限制的私有財產制度對兼併土地的人加以保護，於是後來者除了向有土的人乞食以外，幾乎毫無生活辦法。這些土地所有人既然成了大家仰鼻息的對象，於是乃可以作威作福。大家也視爲當然。不但外人需要卑躬屈節，甚至一家之中的子侄，也得處處仰望享有財產的父兄賜予才能生活。中國孝弟的制度有其道德的價值，不管任何情形都應該維持。但之所以能一拍即合，歷久不衰，一大半是與這地理，經濟條件相符合的原故。到了後來，變本加厲，成了：「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令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極端專制制度，也是因此。至於婦女，更成了附庸的附庸。在婦女經濟未能獨立之前，女權運動根本沒有可能。待到經濟獨立之後，男女不平等也不得不逐漸平等。這都是很自然的結果。所以在美國這地曠人稀的新大陸，飯不够吃的兒子，或者不服氣的弟弟，在家裡呆不下去，背一個包裹上邊疆去開墾，或進城市做工，就能解決問題。中國的社會問題却不能如此簡單解決。在歷史上除了某幾次例外，如漢之開發西南；吳、東晉之開發江東；二十世紀初期之開發內蒙、東三省外，大多數的時候都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內戰圈子裡，用殘殺，饑荒來解決人口過多，糧食不足的問題。這是十分殘酷而不幸的。

中山先生在七十年前已看到這個問題，所以開了平均地權，節制資本

的藥方；五十年前更提出了開發經濟資源的實業計劃。爲的是要釜底抽薪，避免一場自相殘殺的內戰浩劫。但不幸近視眼的人太多，但知保持既得利益，對孫先生的計劃多方阻撓，終至民國三十八年土崩魚爛，失去中國大陸，陷人民於鬪爭，勞改，水深火熱的地步。政府移入臺灣痛定思痛，從三七五減租，到耕者有其田，到鼓勵人民建立工商業，到實行民選地方代表，縣市長，劍及履及，將過去忽略了的民權，民生主義逐步推行，乃造成這過去二十多年的小康，奠定今日能在大風浪中樂觀奮鬥的基礎。這是我們死裡求生的辦法。大家都應當深銘肺腑了。

但中共方面呢？他們自然也看到這點，不過因爲本質不同，所以在先天上有了不可救藥的弱點。

過去二十多年中，中共用暴力，仇恨，威脅全國人民放棄私人資產。在短期內自然佔了很多便宜。農業上可以將小塊土地歸併，大規模種植；可以動員大量人工合作；可以全盤計劃水利工程等等。所以在某種限度內確曾增產。但二十年來人口增加，又近飽和點。現在投靠美國，購買糧食，敗象已現。在工商業方面，一切收歸國有，工作人員上動的少，洩勁的多。以增加報酬，鼓勵生產吧，這是走資本主義路線，主持人早晚要被「閹，批，改」。不增加報酬，鼓勵生產吧，倒是走了無產階級路線，但卻將無產到底。因爲「人不爲己，天誅地滅」，既然多做跟少做一樣，沒有好處，賣甚麼力呢？中國大陸上一般服務人員的不熱心，只是人性之常。

在這進退兩難之際，中共想出了一種廉價辦法，就是叫被統治者去學雷鋒，王杰。他們明白過去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土豪劣紳，其所以能作威作福者，就在掌握住生產工具與資料。然後任何人要吃飯，就得聽他們的話，依他們的標準，作他們要求的事。唐太宗以詩文取士，朱元璋以八股取士，都能使「天下士。入我彀中」，毛澤東以毛語錄取士，以「老三篇」取士，以勞改取士，當然這些人都只好乖乖的「聽毛主席的話。」因爲現在土地所有權集中得更徹底。生產工具獨佔得更徹底。除了這位老板之外，找不着另外一個主人來雇你，當然由得他來任意作踐了。

不過以詩取士也好，以八股取士也好，被取之士不但有一條生路，甚至可以擠入統治群中去。淮獨以毛語錄取士，以勞改取士，其擠入統治群

中的機會不多，而消滅自己的機會却是極大。爲甚麼？只要將雷鋒，王杰這兩個模範「標兵」看一看就明白了。這種中共宣傳的「塑像」，「樣板」是否真實，早已死無對證，我們不必細究，因爲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共所要求於其所取的「士」，究竟是甚麼？歸納起來，只是「作工，不要錢；拼命，不吃飯。」十個大字。換句話說，就是要這些幹部消滅自己。這些夢想擠入統治階級的年青人，能如劉少奇，林彪輩的機會只有千萬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七、八在取士的過程中早已如雷鋒、王杰早早死了。其實，那百分之二、三能分一杯羹的人，最好的結果也不過是如劉少奇，林彪作被烹的走狗而已。

如果說美國選拔人才是用的利人利己制度，那麼中共選拔人才的方法就是消滅自己的制度了。這比唐太宗更聰明，因爲不但「天下英雄盡入彀中」，而是「天下英雄，盡歸消滅。」爲甚麼要如此？因爲只有這樣，毛澤東的獨夫寶座才坐得穩呀！

寫到這裡，一位年青人看着不服氣了。他說，依你說來，那大陸上人都該死光了。怎麼林林總總還有七萬萬人呢？須知上面業已說過，勞改制度之下有五種人：

- ① 被折磨而死的人；
- ② 被折磨而靈魂死了的人；
- ③ 表面聽話，內心反抗的人；
- ④ 表面聽話，內心暗笑的人；
- ⑤ 誠心想作毛朝國士的人。

大陸上林林總總的被統治者屬於前四者。第五種是想加入統治階級者，也就是毛共所選拔的人才。由於取士的方法是那樣殘酷，於是這些「國士」都成了撲火的飛蛾。這不僅是中共的致命傷，也是未來中國的不幸。但這是毛澤東主義意識形態的必然後果。理論上毛澤東的中心思想是以人民當作統治階級，（見「論人民民主專政」。）而在制度上又實行了一人獨裁。更因爲一切生產工具與資源從過去少數的人壟斷變成了目前一個人的壟斷。所以形勢所趨，就不得不成爲有史以來最毒辣，最專橫的獨夫專制。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三月五日